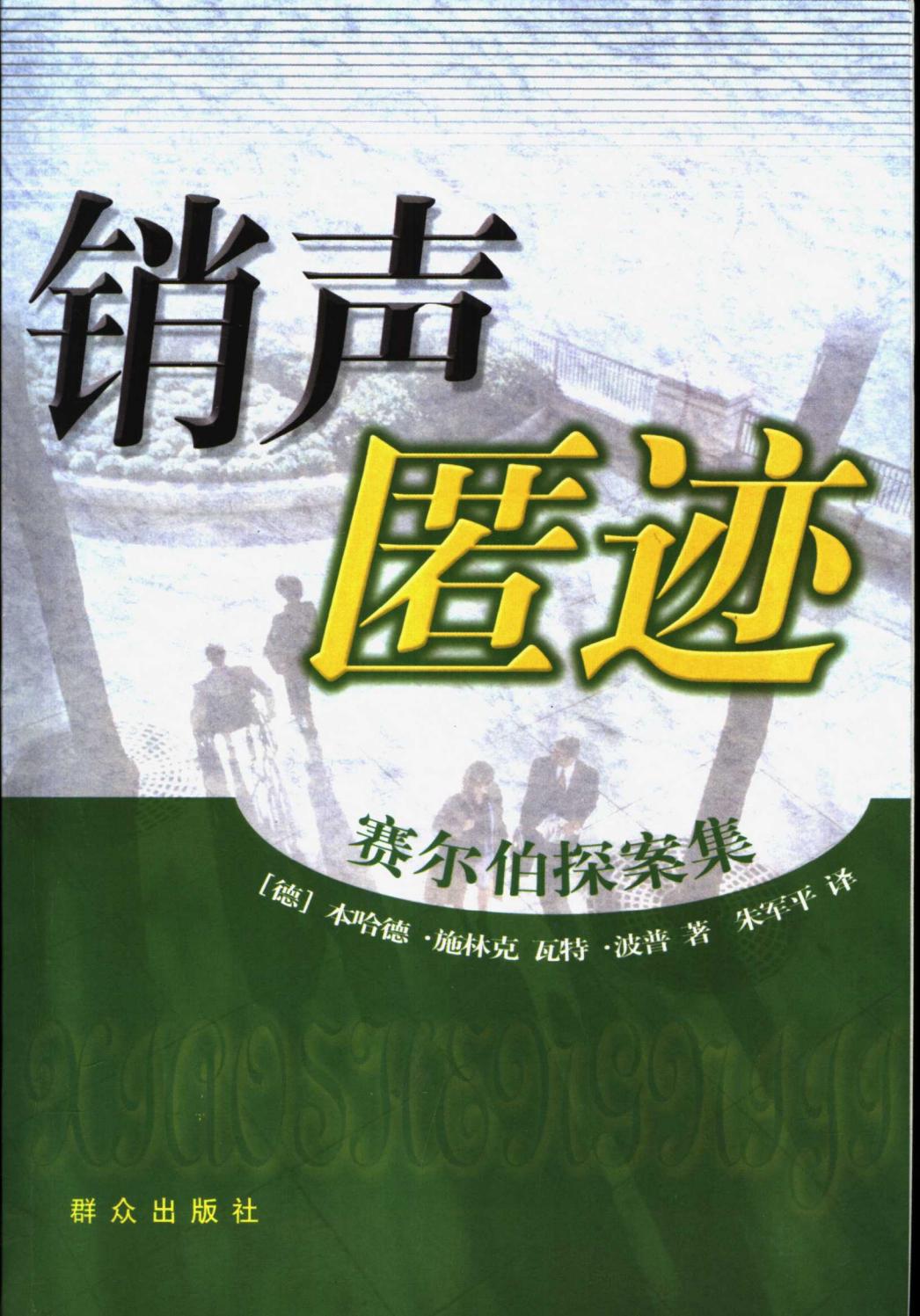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high-angle, slightly blurred photograph of a public square.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large, ornate fountain with water spraying upwards. Several people are visible in the square, their forms rendered as dark silhouettes against the lighter ground.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mysterious and urban.

销声

匿迹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瓦特·波普 著 朱军平 译

群众出版社

销声匿迹

赛尔伯探案集

[德] 本哈德·施林克 瓦特·波普 著 朱军平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销声匿迹/(德) 本哈德·施林克 瓦特·波普著; 朱军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赛尔伯探案; 1)

ISBN 7-5014-3218-X

I. 销… II. ①施…②波…③朱…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6525 号

赛尔伯探案集

销声匿迹

著 者/[德] 本哈德·施林克 瓦特·波普

译 者/朱军平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王 子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5.375 印张 125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14-3218-X/I·1365 定价: 9.50 元

内 容 简 介

私人侦探赛尔伯与莱茵化工厂总经理科登情投手足，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块上学，直至大学毕业。不仅如此，赛尔伯还娶科登的妹妹为妻。在最初的艰难岁月中，赛尔伯一直得到科登全家的热心关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赛尔伯作了纳粹检察官，而科登进入化工厂工作。战后，赛尔伯不堪忍受过去那段不幸历史的心灵折磨，改行作了私人侦探，科登逐步成为这家大化学康采恩的总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赛尔伯接受内兄的委托，调查侵入工厂计算机系统的“黑客”。在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化工厂发家的历史——二战中雇佣劳工，以破坏环境作为腾飞的基础；同时，也发现了科登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不择手段，制造冤假错案，幕后操纵打击报复、杀害发现自己蛛丝马迹的人，而现行法律又对他奈何不得。在友情、亲情与正义之间，赛尔伯找到了符合自己意愿的解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科登，为社会除了一害。

伯尔哈特·施林克是德国著名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他那高超的写作技巧、幽默感和对情节独树一帜的感觉和把握，为批判现实主义侦探文学谱写了新的篇章，在德语国家拥有较高的读者群。他富有感性，充满智慧，是一位善于冷静思考，并积极观察人们日常行为和心灵历程的作家。他的作品，语言生动活泼，构思巧妙独特，意境清新奇特，不仅鞭挞了政治现实，也触及了德国历史。

本书于1992年被著名导演尼古·霍夫曼改编、拍摄成电影《朋友之死》，票房雄居榜首。

目 录

第一部分	(1)
1. 科登有请	(1)
2. 蓝色包间	(3)
3. 如同授勋	(6)
4. 塔伯抓住一只耗子	(9)
5. 在亚里斯多德、施瓦茨、门德尔和克库勒塑像前	(11)
6. 浓味蔬菜炖肉块	(14)
7. 小事故	(17)
8. 一封邮件	(22)
9. 抚摩企业“袒露的胸肩”	(23)
10. 忆起蓝色亚得利亚海	(28)
11. 真糟糕	(29)
12. 有所缓解	(33)
13. 您对具体细节感兴趣吗?	(35)
14. 脑子迟钝	(38)
15. 计算机中心	(40)
16. 如同军备竞赛	(42)
17. 您不害羞吗?	(46)



18. 不怎么正派	(49)
19. 你好	(50)
20. 漂亮一对	(53)
21. 我们的精灵	(55)
第二部分	(58)
1. 度假归来	(58)
2. 汽车一切正常	(60)
3. 银色基督	(64)
4. 洗桑拿	(66)
5. 天哪，什么叫好	(68)
6. 美学和道德	(69)
7. 狠心母亲	(73)
8. 万能血	(76)
9. 不知所措	(78)
10. 弗雷德过生日	(81)
11. 谢谢你的茶	(84)
12. 好吃吗？	(85)
13. 我们散散步吧	(88)
14. 门卫还认识我	(91)
15. 爸爸的心愿	(95)
16. 粗暴	(97)
17. 小故事	(99)
18. 夜闯厂区	(102)
19. 不只是一名护花使者	(106)
20. 《祈祷的手》	(108)
21. 在柱廊喝茶	(110)
22. 你有手绢吗？	(114)
23. 耸肩	(116)



第三部分	(119)
1. 判决上的里程碑	(119)
2. 异国他乡	(121)
3. 请勿打扰	(123)
4. 您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127)
5. 土豆、白菜、黑香肠	(130)
6. 你到底在调查什么?	(132)
7. 请您到舍菲尔平台去看看	(135)
8. 老朋友	(136)
9. h 小调	(137)
10. 沙丁鱼罐头	(142)
11. 您没看见泽格有多难受吗?	(144)
12. 比赛开始了	(146)
13. 都是为了仕途?	(148)
14.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151)
15. 你我是老朋友	(153)
16. 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包裹	(156)
17. 除夕夜	(157)



第一部分

1. 科登有请

我从一开始就十分羡慕科登，对他崇拜有加。在柏林弗里德里希-维廉海姆高级中学上学时，我身上穿着父亲留下来的衣服，身边没有一位朋友，上体育课时无法在单杠上完成引体向上，而科登无论是在学习还是体育方面都是学校的优等生。每逢别人过生日，他总是在被邀请之列，连老师对他也客气地以“您”相称。有时，他父亲的司机开着奔驰轿车来学校接他，而我的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1934年才从卡尔茨鲁厄被派往柏林工作。

科登容不得半点效率低下，他教我在单杠上做盘旋回环动作，我很佩服他。他还向我示范如何与女孩打交道。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姑娘，住在学校对面我家楼下，我常常伴随其左右，怀着景仰的心情凝视着她，却不敢碰她一下，而科登却能轻而易举



拥吻着她走进电影院。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一块上大学，科登学国民经济，我学法律。他家有一幢别墅，位于万湖湖畔，我经常出入其中。他妹妹卡克拉嫁给我时，他做我们的证婚人，送给我一张橡木写字台，上面有雕刻花纹和黄铜把手，这张写字台至今仍摆放在我的办公室里。

现如今，我很少伏案工作，职业让我整日奔波在外，即使晚上到办公室来一趟，桌上文件数量也屈指可数，只有录音电话我觉得还有用。透过小屏幕，我便可以知道来了几条信息，然后，我坐在空荡荡的写字台前，一边玩耍着铅笔，一边倾听哪些事情我可以接手，哪些事情我可以不予理睬。

战争对我来说五个星期就过去了。家被毁掉，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才把它修缮一新。我参加了文职人员考试。1942年，科登开始在路德维希港市莱茵化工厂工作，我被海德堡市检察院录用。当时，我们还没有住房，一块在旅馆住了几周。1945年，我结束了检察官生涯，他在商界帮我介绍了几笔业务。尔后，他逐步升迁，时间也越来越少。卡克拉去世以后，圣诞节和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也不再到我家来。我们工作的领域不同，有关他的信息，我读到的比从他那里听到的还要多。有时，我们也会在音乐厅或者剧院相遇，对此我们非常理解，毕竟我们是老朋友。

然后……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整个世界仿佛被我踩在脚下，风湿病没有来找我的麻烦，我思路敏捷，穿着一套蓝色新装，显得年轻了许多——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风没有把臭烘烘的化学气味吹到曼海姆，而是飘到法耳次地区。街角一个糕点房在出售巧克力点心，我迎着太阳，穿越人行道，到这儿来吃早餐。这时，一位年轻女士沿着摩尔大街走过来，离我越来越远，显得愈发漂亮。我把一次性咖啡杯放到橱窗台上，跟在她后面，走了没多远，就到了奥古斯特大街我的办公室门前。



我很是为自己的办公室感到骄傲。这里以前是一家烟草店，门窗上装有烟色玻璃。现在，这里改换了门庭，门前挂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几个金色大字：

格尔哈德·赛尔伯

私人侦探所

录音电话屏幕上显示有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格德克公司商务经理打来的，他让我写一份报告。他的分公司经理涉嫌诈骗，而这位分公司经理也想知道详情，他不承认劳工法庭对他的解雇决定；另一个电话是莱茵化工厂的秘书施莱米尔女士打来的，她请我回电话。

“早上好，施莱米尔女士。我是赛尔伯，您找我有什么事？”

“早上好，博士先生，总经理科登先生找您。”

除了施莱米尔女士之外，没有人称呼我“博士先生”。自从我不当检察官后，这个头衔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用处。一个拥有博士头衔的侦探让人觉得可笑。但是，作为一名称职的秘书，自从五十年代初科登介绍我们初次相识后，施莱米尔女士就再也没有忘记过。

“什么事？”

“他想与您在化工厂俱乐部共进午餐，具体事宜见面后再谈。您觉得时间定在 12 点半如何？”

2. 蓝色包间

在曼海姆和路德维希港，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与莱茵化工厂息息相关。该厂原名巴登苯氨苏打厂，七年后，即 1872 年，由化学家德梅尔教授和科默茨拉特·恩特茨创建，从此，该厂规模



逐年扩大。现在，该厂占地面积相当于路德维希港市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约有一万名雇员。莱茵化工厂的生产规模迅速膨胀，但该地区空气中却到处充斥着氯、硫和氨。

化工厂俱乐部在厂区外，远近闻名，里面除了有一个大餐厅供中层管理人员使用外，还有一个拥有多个包间、专供经理享用的区域和一个酒吧。这些包间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德梅尔和恩特茨进行化学合成获得初步成功。

等到中午1点钟，前台有人告诉我，总经理先生要晚到一会儿。我又要了一杯鸡尾酒。

“苦蜜汁，葡萄柚汁，香槟，各占三分之一。”那位长着一头红发、脸上有雀斑的女服务员很高兴能学到一些新花样。

“您酒调得不错。”我夸奖道。

她看了我一眼，问道：“您在等总经理先生？”

我经常在车上、家门口、走廊、酒店和火车站大厅等人，与那些经历相比，现在要舒服得多了。

“亲爱的赛尔伯。”科登朝我走来。他长得短小精悍，一双蓝色的眼睛警觉有神，胡子修剪得很漂亮，棕色皮肤显示他经常在户外进行体育锻炼。

“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想吸烟还是喝酒？”他疑惑不解地瞥了一眼放在我面前的那包柔和阿法通香烟。“给我也来一支吧！你近来可好？”

“很好。我得悠着点干活，毕竟六十八岁的人了，凡事不能一一而为。过几周我准备到爱琴海去乘帆船。你还没有交权？”

“我很想这么做，但要找到一位能取代我的人还需要一到两年时间。目前，我们的处境很艰难。”

“我是否应该抛售你们的股票？”我想起了存放在巴登银行保险箱里的那十股莱茵化工厂的股票。

“用不着，亲爱的赛尔伯。”他笑道，“我们始终都是最后能



够顺利渡过难关的。不过，还是有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我就是因为近期发生的事情才约你见面的，稍后你可以见见费尔纳。你还记得他吗？”

我当然记得。几年前，费尔纳当了经理，但在我眼里，他仍然是科登的助手。“他依然喜欢系哈佛大学商学院图案的领带？”

科登设置可否，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突然，他拉着我的胳膊，说道：“我们到蓝色包间去吧，那里都已经准备好了。”

蓝色包间是莱茵化工厂为客户提供的最好的会谈场所。房间装修得简单明快，桌椅和灯具都是名牌产品，墙上挂着一幅工厂照片，桌面上放着两套餐具。我们坐就后，服务员送来一份水果沙拉。

“我喝阿波罗酒。我为你要了一瓶大庄园酒。吃完沙拉后，再来一份烤羊腿。”

科登真好，还记得我最喜欢吃饭菜。科登午饭只吃一些蔬菜水果沙拉。我们边吃边谈，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工厂里的计算机让我很烦心。每当我看到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年轻人一点儿责任心都没有，对什么问题都毫无主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当他们向我汇报计算机出现的咄咄怪事时，我有点哭笑不得。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企业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通过电脑，你可以了解到工厂里每一个环节的运行状况。当然，通过电脑，你也可以调阅财务部、人事部的档案。”

“我能帮你做什么？”

“亲爱的赛尔伯，请你耐心地让我把话说完。计算机专家许诺说，我们的系统最安全，也就是说，只有使用口令和密码才能进入系统，否则无人能染指。可是，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亲爱的科登……”自从上学成为要好朋友后，我们两人一直保留着只呼其名的习惯。“亲爱的赛尔伯”这句话让我感到特



别别扭，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回敬道：“亲爱的科登，小时候，你就苛求我使用算盘，现在，难道你又想让我与口令、密码和数据库打交道不成？”

“不。我们对计算机网络作了初步调查，费尔纳列出了一份嫌疑人员名单。你的任务是找出真正的案犯，对他进行调查、监视和跟踪，必要时可以与他正面接触。”

我本想多了解一些详情，可是他却制止住了我。

“我知道的也仅此而已，具体情况费尔纳会告诉你。好了，我们聊点儿别的吧。自从卡克拉去世后，咱们很少有机会见面。”

3. 如同授勋

喝完咖啡后，我们离开俱乐部，朝办公大楼走去。举目望去，二十层办公大楼高高耸立。

乘经理专用电梯可以直达十五至二十层，总经理科登的办公室在二十层。在总经理办公室的接待室，科登让施莱米尔女士向费尔纳通报一声，然后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没有再称呼我“亲爱的赛尔伯”，而是叫了一声“老朋友”，便转身离去。

自五十年代以来，施莱米尔女士一直担任科登的秘书，为他的成功耗费了不少心血。她皮肤虽然保养得很好，但脸上终究遮挡不住岁月流失的痕迹。

施莱米尔女士上前对我说道：“博士先生，我向您介绍一下布赫达夫小姐好吗？她是费尔纳经理的秘书。”

我的面前站着一位身材高挑、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她深黄色的头发高高挽起，丰满的面颊，厚厚的嘴唇，一张年轻的脸显示她训练有素。

“您好，博士先生。”布赫达夫小姐伸出手，眼睛直视着我。



“我现在领您去见费尔纳先生好吗？”她带我走出科登的办公室，漂亮的臀部来回摇摆，紧身的超短裙很时尚。费尔纳的办公室在十九层。我们来到电梯前，我对她说道：“我们还是走楼梯吧。”

“您不像我想象中的私人侦探。”

这种话我听多了，我也知道大家把私人侦探想象成什么样子。“您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穿着雨衣才像，是吧？！”

“我觉得那样才像回事。您应该穿着雨衣，夹着卷宗。”

“这么说，您知道我是为什么事而来的了？”

“我也是嫌疑人。上季度，计算机每月往我的账户上多划拨了五百马克。有人说，我通过自己的电脑进入了工厂的网络系统。”

“您把这笔钱交回去了吗？”

“不只我一人，共有五十七名女同事涉案。工厂正在考虑是否追回这笔钱。”

我们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她按了一下对讲机按键，说道：“经理先生，赛尔伯先生到了。”

费尔纳发福了，但动作还算敏捷，只是握手力度不够。他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大卷宗。

“您好，赛尔伯先生，很高兴您能接手此案。我们觉得先把文件为您准备好比较恰当，这样，您可以从中多了解一些具体细节。我们认为，有人在有针对性地从事破坏活动。虽然物质损失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出意外。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大家不再信任信息系统。”

我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我们先从猕猴事件谈起吧。我们的电传是通过文字处理系统完成的，如果事情不是很急，会先贮存到系统中，等夜间用电价格优惠的时候，然后再把白天贮存到系统中的电传打印出来。我们也是这样接收来自印度的订单的。我们的研发部门每半年大



约需要一百只猕猴，当然，我们是持有印度商业部核发的出口许可证的。两周前，我们收到一份订单，数量不是一百只，而是十万只。庆幸的是，印度人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打电话询问此事，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想象着十万只猕猴在工厂到处乱蹿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笑。费尔纳强颜欢笑说道：“是的，这件事很奇怪。网球场场地的分配也十分混乱。现在，每一份电传打印出来之前，我们都要先检查一下。”

“您怎么知道这不是笔误呢？”

“秘书起草完电传文稿后，须经业务人员审核无误后才能发。电传上的数字不会有错。电传是按照储存器中文稿的先后顺序发的。我们对卷宗中其他几起案件进行了调查，基本上排除了程序和数据编辑方面出现失误的可能性。”

“好吧，我可以先看看卷宗。现在请您谈谈嫌疑人的范围。”

“我们按常规进行了调查。我们把那些有权进入网络系统的职员排除在外，五年来，他们经受了各种考验，对工厂是忠诚的。由于首次案件发生在七个月之前，那些在此日期之后被录用的人可以排除在外。事发当天没有上班的人也可以排除在外。我们检查了一部分电脑，把其中所有数据记录下来，进行了分析，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有——”他沾沾自喜道，“我们可以把经理排除在外。”

“这样下来，还剩多少人？”我问道。

“大约一百人。”

“那我得干上几年。这件事与外面的‘黑客’有关系吗？现在，这方面的报道比比皆是，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经与邮电部门合作，我们可以把‘黑客’排除在外。您说什么？需要几年时间？我们也认为这个案子不简单。但是，时间紧迫，整个案件不仅麻烦，而且对我们计算机中贮存的企业机密



和专门技术威胁极大，我们如同正处在酣战的节骨眼上……”费尔纳是预备役军官。

“不要提打仗的事。”我打断了他的话。“您什么时候要第一份报告？”

“请您时刻与我保持联系。您可以随时去找保安部、数据保护部、计算机中心和人事部的人了解情况，也可以在卷宗中阅读他们写的报告，我们对您无秘密可言。布赫达夫小姐，赛尔伯先生的证件准备好了吗？”他通过对讲机问道。

布赫达夫小姐走了进来，把一张支票般大小的塑料卡片递给费尔纳。

“刚才您走进办公大楼时，我们为您拍了照，并把您的彩照塑封好。”费尔纳自豪地说道，“手持这个证件，您可以自由出入厂区。”

他把塑料卡片交给我，如同授勋一般。我差一点向他立正敬礼。

4. 塔伯抓住一只耗子

我熬了一个通宵翻阅卷宗。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想从几起案件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找出案犯侵入网络系统的主要动机。案犯能够成功进入工资发放系统，几个月来，为包括布赫达夫小姐在内的经理秘书们每月多划拨了五百马克，把低工资人群的休假费翻了一番，并把职工中以13开头的工资账号全部注销了。案犯还闯入企业局域网信息传送系统，扣发给各部门经理的厂庆通知。网球场预订系统确认了所有要求在星期五进行训练的申請，从而造成了在5月份的一个星期五，十六个网球场竟然一下子来了108人。此外还有猕猴事件。我理解费尔纳为什么强颜



欢笑，五百万马克的损失对莱茵化工厂这么大规模的企业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案犯却如入无人之境般进入企业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不断制造麻烦和损失，这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窗外天色逐渐变暗。我对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知之不多，心里琢磨着，朋友或者熟人中谁懂计算机。我感觉自己有点老了，已经落伍于时代了。我们四位老朋友分别是鸟类学家、外科医生、象棋大师和法学家，差不多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对计算机不甚了解。我反复思考，什么样的人喜欢摆弄和操作计算机。就本案而言，我觉得，这几起案件应该是一人所为。

难道是上学迟到的学生在搞恶作剧？是赌徒和爱钻牛角尖的人所为？是爱开玩笑的人以这种方式跟莱茵化工厂开玩笑？难道是一位具有清醒头脑的敲诈勒索者想以此传递信息：他有能力给对方以致命一击？难道说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假如在一个处理剧毒材料的工厂出现混乱，会在公众中引起强烈反应的。不像，政治活动分子是想不出这种作案方式的，敲诈勒索者会提出筹码的。

我关好窗户，外边的风声听不见了。

我想在第二天先找工厂保安部经理丹克尔曼谈谈，然后再到人事部翻阅一下这一百名嫌疑人的档案。我对自己能在人事档案中找到这名赌徒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希望自己接受委托的消息传出去，诱发案犯作案，从而缩小嫌疑人的范围。

这个案件比较棘手。现在我才想起来，科登当时根本没有问我是否愿意接手这个案子，我也没有对他说我考虑后才能作出决定。

我的那只小猫塔伯在使劲地抓阳台门。我打开阳台门，塔伯把一只耗子叼到我的脚下。我向它说了一声谢谢，就上床睡觉了。

